



为讴歌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成就，着力书写我党百年光辉历程，岳阳市文联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征文活动”，面向全市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征集优秀作品，献礼党的百年华诞。活动3月12日启动，征稿通知在《岳阳日报》等媒体刊登，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爱好者热烈响应、积极投稿，至6月12日截稿，共收到稿件390篇。

岳阳市文联按照《征稿通知》要求，组织专家对征文稿件进行了编号匿名评选，在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宣传部门纪检监察组的监督下评选出获奖作品18篇（其中一等奖3篇、二等奖5篇、三等奖10篇）和优秀奖40篇。这些获奖作品选题紧密围绕爱国爱党爱人民主题，歌颂传承岳阳红色基因的感人故事，歌颂身边党组织和党员在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展现岳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崇敬，抒发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迈入幸福生活的感恩之情。特选登部分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父亲的“铁扁担”

□官学荣

我父亲是一位标本式的中国农民，一生与他脚下的土地结缘，从来不曾离开。

父亲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之初便担任生产队长，当时被称之为“铁扁担”。

人们常说：“吃饭的一屋，主事的一人。”在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年代，睁眼看到的都是穷山恶水，听到议论的都是缺吃少穿。生产队长不但要以身作则，公道正派，还要特别会划算。就说春播育种吧，那可是农事中的头等大事。特别是在种子发芽的时候，需要有人精心呵护，就像陪伴婴儿一样，几天几夜二十四小时都要专人值守。负责值守的人不能饮酒，因为酒气散发到空气中，胚芽受到刺激就会出问题。另外，气温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胚芽发育，值守的人需要及时掌握天气或者翻动谷种调节温度。如果种子出了问题，全队的老百姓就只能喝西北风饿肚子。因此，生产队长直接掌握着全队的饭碗。关键时刻，父亲觉得这种事安排谁都不放心。于是，父亲吃住在育种房，二十六年中，年年如此。全队的秧苗也从来没有出过半点问题。

无论是浸种育秧，还是犁耙耘耨，农业的十八般武艺，父亲样样精通。犁田靠耕牛与人力一起完成。一块奇形怪状的田，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农，往往也会犯难。父亲则不然，面对任何一块不规则的田地，父亲可以如同一位高明的画师，挥毫泼墨，几笔点染，一幅有模有样的画便赫然呈现；又如一位古典诗人，片刻沉吟间，音韵平仄，起承转合，一首惊人的诗作便一气呵成。

每年冬天，父亲就利用这一农闲季节，带领全队劳力修机埠、开渠道。到七十年代中期，全队近三百亩耕地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单产突破八百斤。

那年代，农村人只知道鸡叫三遍天就快亮了。父亲也就每天在这个时候起床，先将家里的水缸挑满水，然后出得门去，站在屋旁的塘坝上，熟练地从衣袋中掏出长年随身携带的口哨，使尽全部气力吹响口哨。那哨声划破清晨的沉寂，迎来朝霞，也迎来田野的生机。

父亲视口哨如生命，一个口哨总是要吹上

几年。那天中午，父亲到附近水塘捞猪菜把口哨弄丢了。在他看来，这口哨并不是需要花钱再买的问题，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如同战士丢失了武器一样。怎么办？父亲没有犹豫，重新下到水塘，通过反复回忆自己在水塘经过的路线，一寸一寸地用双手往前摸。每往前走一步，父亲都在提醒自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是口哨丢失的地方。最后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硬是将口哨摸了上来。二十六年中，父亲把实在不能再吹的口哨一一用小手帕包好，共有六枚，至今珍藏着。那份珍藏应该就是他对土地的挚爱，对生活的祈盼，也是对一段峥嵘岁月的收藏吧。

队上大小池塘六口，春天一到，父亲便安排专人买进鱼苗投放其中，平时用青草做饲料，年底把塘干了，每家每户都能分得一份鲜鱼。后来队上又建起了猪场，平时出售之外，逢年过节还会宰杀一些分给大家。

父亲只上过几年私塾，但写得一手好字，生产队的各种宣传栏窗办得有板有眼丰富多彩。父亲的算盘打得会说话，还可双手操作，左右开弓。年终决算时，父亲与生产队会计一道，用不了几天时间，就能将决算办完并张榜公布，从来没有谁因自家收支不清到队上扯皮。

每个生产队的劳动日价值差别很大。少则几分钱，多则超过一元。我们生产队，劳动日价值一般在八毛钱的水平，偶尔也有突破一元的时候。父亲因此当过县上劳模，到过全县很多地方传经送宝。即使现在，父亲每与我谈及这些，满脸都是自豪。

我上高中时才从书本里接触到的“三机一泵”，父亲却可以在用纱布蒙上眼睛的情况下，熟练地将柴油机核心部分——油泵总成，拆开又装上。因此，当周边的农民还在用石碾碾米、用人工车水的时候，我们队早就用柴油机打米抽水了。

当周边生产队集体经济几乎为零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的账面资金高达万元。于是，我们生产队率先实行了照明用电。一些先进的农业机械也提前进入了全队的生产与生活。

一九五八年冬天，君山围垦工程全面铺开，

岳阳县组织几万名劳动大军，在东洞庭湖地区摆开战场。我的父母同时加入了这支围垦大军。那年冬天特别冷，加上湖区湿气重，更是冷得刺骨。而在当时，所有的人都是身穿单衣多挑快走，返回途中更是一路小跑。一些人因为表现突出，光荣地“火线”入党，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从那以后，只要是挑堤挽坑，父亲都会担任大队领队挂帅出征。围垦就是战斗，父亲每一次带队都是大获全胜，凯旋而归。一九七六年，岳阳县中洲围垦，我随父出征。当时我不满十六岁，无论年龄还是身体都够不上一个全劳力。因为劳力缺乏，父亲安排我上了“前线”。为此，母亲很生气，还同父亲大吵了一架。

北风劲吹，裹挟连天，放眼远望，天地一片苍茫。严冬酷寒，考验着每一个远离家室的农人，所有人在这里住的都是用楠竹和芦苇搭起的临时工棚。住宿、厨房与厕所所以大队为单位分开搭建。一个大队几百名劳力住一个工棚，开着统铺。那场景，悲歌慷慨，荡气回肠，与古代军营没有二样。

每个劳动力每天都有硬性任务，为了不让我拖全大队后腿，父亲只好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多担快跑，在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另外再帮我完成任务。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放在台面上。晚上，我和父亲睡一起，只是各睡一头。第一天夜里，刚刚睡下的我，就感觉父亲在用脚轻轻踢我，在感到我的回应后，父亲就偷偷地将他完成任务之外的票，从被子里塞给我。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父亲由生产队长改任村民小组长，每天不需要再用哨声唤醒大家干活。刚开始时，父亲还很不习惯，除了继续关心和指导着村民的生产外，农忙季节，偶尔还会用哨声催促大家下田干活。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实施，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家正好处于一个交通枢纽位置。父亲说：“我是一名老党员，我们家就是代表全村的一张脸，一定要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于是，父母用自己的积攒建起了“别墅”，把自家的后山

打造成花园，四季如春，又将房前的部分水田栽上莲子。那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拉着他的小斗车，准备到路边卖莲蓬。不幸的是，在一个下坡处，父亲的脚踢到一块石头，整个身子向前一趔的同时，斗车受惯性使然，往前一冲，斗车上用三角铁做成的站脚扎进了父亲的小腿，莲蓬也散了一地。父亲摔倒了，还被斗车压着。他痛苦地呻吟，几次用力想推开斗车自己爬起来都没有成功，便狠狠地骂了一句：“这狗日的！”

附近村民发现后，感到十分惊讶，一边迅速将斗车推开，把父亲扶起来。一边不解地说：“爹儿那，干嘛好好的日子不过，要这么多钱干嘛呢？”

岁月的沧桑在父亲的额头和眼角无情地留下了深刻而清晰的皱纹，头发全白了，黑里透紫的脸上仿佛涂着一层釉。望着斜躺在床上的父亲，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斜放着铁扁担，这条扁担一头担着社会，一头担着家庭；一头担着责任，一头担着温馨……



摩托车

2010年4月，徐徐春风吹拂着寂静的小院。

“爸，你这辆十年前的‘飞鸽’老掉牙了，每每骑上它，总要发出一声声不堪重负般的痛苦呻吟，邻里早就骑上了摩托，唯有你还在吱吱呀呀，别说跟你‘三军司令’的头衔不配，就连我们做子女的脸上也无光呀。”大女儿接过小弟的话茬说，“买辆摩托吧，钱，我掏腰包。”彭九如望着“飞鸽”久久没吱声。

当晚家庭会上，儿女们进一步统一父亲的思想。彭九如的眼角湿润了。

高山打鼓远传名。老彭家可是因转左右有名的“先富户”。一向争强好胜的大女儿是个“模范生”，她和丈夫早年在深圳打工，始终是厂里最努力的，纤瘦的身体内总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捞到第一桶金后，举家迁往风光旖旎的珠海，投资办厂，收入颇丰。二女儿在张谷英经商，小日子过得蛮滋润。小儿子呢，购了耕田机、播种机、收割机、磨面机，这机那机，家庭实现机械化了，农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实现了华丽转身。儿媳如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店铺，生意红火。掐指一算，全家每年有6位数进账。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赚钱是用来花的，是该好好享受生活了。最终，老彭把“飞鸽”推到大集上卖了，买来一辆时髦的“嘉陵”。他想，它若是一匹战马，一定会振鬃扬尾，昂首发出嘚嘚嘶鸣，在实现小康路上疾驰。

“嘉陵”与彭九如相伴的日子里，探亲访友、赶集、旅游。嘎，嘎，引擎启动，声声入耳；呼，呼，双轮生风，一溜烟抵目的地，心中骤然燃起对美好生活更多的向往……

小轿车

一晃跨进2020年，彭九如摸摸稀疏的胡子笑着说：“我又有幸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乡村振兴建设如火如荼。村前的新塘河经过治理，蓝得更为晶莹剔透，屋后的山岚漾着绿色的诗韵，家家用上了自来水，栋栋小洋楼花木掩映，村村组组的公路从图纸上走到了乡亲们的脚下，一块沃土，一座恬静美丽的乡村，铸就了一个时代神话般的传奇。

彭家喜事连连：开春，小儿子耗资40万，另建了一栋漂亮别致的三层楼，从父亲十年前小洋楼里搬出来。接着又添置了小轿车。那天，老彭袖着手正在门前绿道上散步，淡淡的花香在空气中飘荡。蓦地，“嗷”的一声，一辆“大众”开过来，老彭吓得连忙躲闪，“大众”嘎的一下在老彭面前停住，车窗里露出一张白净的脸吃地笑：“爸，没吓着你吧！这车刚从岳阳提来的。”“好家伙！”他看着新车眼睛都移不开了，就连柳荫都挡不住他的目光。

“这么好的生活，我还想多活几十年呢。”笑超爽，此时的彭九如两鬓斑白，佝偻着背。今年五一应大女儿之邀，他夫妇坐着小轿车行走在京珠高速上，小儿子边开车边唱起了导游游：这是长沙、广州、珠海。五月的珠海，骄阳似火，但老彭夫妇热情不减。南方寻梦，看了现代化高楼和企业，游了珠港澳大桥，领略祖国新成就，心灵得到极大的抚慰。

“坐轿”从牛车到单车、从摩托车再到小轿车，每十年一个样，四十年大变样，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品尝到了“新生活”的滋味。

“三军司令”的“坐骑”

□万明

岁月的年轮，在彭九如瘦削的脸上留下76岁的痕迹。彭九如，我远房亲戚，这位生长在岳阳县新墙河畔祥祥村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扬起笑脸对我说：“几十年来，沾了党的光，让我过上了好日子，我的‘坐骑’也越变越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牛车

改革开放前，彭九如完全活在另一个世界。家里穷得叮当响，家中目之所及的，除了两间爬满青苔的土屋、三张陈旧的老床，就是几乎不见油星的饭菜。

“1982年告别了‘大锅饭’，承包5.5亩责任田，可儿细女小，老婆身子骨弱，田里活靠我一个人打拼。要命的是缺耕牛。”他舒展的双眉皱成个八字。于是，他借钱买了一头黄牯。

三月天。赶早起来，雨蒙蒙。青蓑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彭九如赶着牛犁了一垄又一垄，牛仰起鼻，发出绵长的喘息：嗯——啊！田野里响起牛的呼声

和男人的喝斥声。秋天，汗水染出金谷银棉的灿烂，头一次产稻谷六七千斤，收棉百多斤，展示了责任制的精彩。

谷子多了，靠人肩挑背扛运到晒场，再从晒场进仓，多费劲。他便请木匠制作了一部牛拖的木架车。牛性情温和，拖着车，步伐稳当，好驾驶。坐在车的横杠上，一挥鞭，“嘚！”的一声吆喝，牛便乖乖拉着车往前走。去粮站送公粮，从供销社运农药和化肥，进山里拖柴火，甚至一家子走亲戚，牛车派上了大用场，自然也成了他离不开的“坐骑”。

自行车

彭九如毕竟喝过墨水，脑子活泛，除侍弄好庄稼外，还当起了“陆海空”三军司令：所谓“陆军”，养百只鸡、两头牛、三头猪；“海军”嘛，喂一群鸭、几只鹅；“空军”呢，养五箱蜜蜂。老婆和两个女儿都是好帮手，母女仨从早到晚，忙得连轴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鸡鸭肥，猪牛壮。老彭是养蜂“里手”，精细放养，追蜂夺蜜，酿出的茶花蜜，特甜。

冬去春来，牛老了，再难以拉动木架车承载的沉重，正当他愁眉不展时，大女儿一甩身后的长辫，满面春风地推着一部崭新的“飞鸽”走进堂屋。彭九如一脸茫然：“哟！新家伙呢，哪儿借来的？小心，别弄坏了。”大女儿扑哧一笑，再现小学生乖乖样：“爸，这单车是我奉老妈之命用几只母鸡、一桶蜜，从供销社换来的，你赶紧把那破牛车送历史博物馆吧。”

“嗯。”彭九如脸上笑成一朵金丝菊，将单车移进墙角，精心擦拭，仿佛它就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挺有悟性，骑着只在地坪里转悠了几十个圈，便学会了，于是兴致勃勃骑着朝村部方向驶去。村里最大的地方就是村部，是一座占着高地装饰到位的新院子。那天，村里的老少爷们正在看岳阳花鼓戏，大家见他骑着闪亮锃亮的“飞鸽”，笑着赞道：“三军司令发了，单车换牛车，好威风呀！”笑声飞出农家院。

补天(组诗)

□周爱红

一百年前
盘古开辟的天塌了半边

十三个补天的人
叫醒女娲的后裔

拿起锤子 把自己的
头颅楔进吃人的窟窿

拿起镰刀砍断硝烟
剃碎捆绑的锁链

混浊清了 飘摇定了
东方红了 太阳升了

收割神农传播的五谷
重生九州炊烟 万家灯火

一百年后
注目血凝的图腾

四颗拱卫的星星互为角
核心的那一颗顶起天宇

我们

你们跑得快
踩着同类的身体

心狠的 腿长的
戴着精英的冠冕

镰副自由民主的金牙
吃肉不吐骨头

我们并肩携手
领头的架桥开路

每道沟坎
不落下掉队的后腿

粗糙的树皮我们一起啃过
甜蜜的果实我们采摘幸福

中国红编中国结
我们是中国特色

长征

铁索的那一边
才是生的彼岸

地狱张开獠牙
从沼泽底下伸出舌头

冰峰竖起凶恶的刀山
击射森森寒光

二万五万个死亡威胁
围剿拯救的薪火

举拳宣过的誓言不会熄灭

一具血肉归于尘土
就有无数膝盖站起

我们的梦想美丽灿烂
抵达的路途曲折清醒

我们一直在长征路上

宣过誓的手铲平陷阱与障碍
种下花香和树苗